

高帝紀第一下

班固

漢書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上止軍

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如也

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

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

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其不至固宜師古曰理

與共天下可立致也師古曰共有天下齊王信之立非君

王意信亦不自堅師古曰因信白請為假王彭越本定梁

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

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師古曰

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師古曰傳信家在楚其意欲復

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也音弋全反使各自為戰

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

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

畔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

江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也師

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

音衡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鷄鳴歌也

多鷄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吳歛越

今耳若以鷄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

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

作楚歌豈亦鷄鳴時乎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楚地悉定獨魯不下

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

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

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師古曰穀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

師古曰臨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於漢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

壁奪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

不降遣盧縮劉賈擊虜尉春十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

應劭曰兄伯下今日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眾以

早亡追謚之

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師古曰王淮北都

下邳魏相國建成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師古曰言

保其八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

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

干與之與師古音七庶反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如淳曰

也師古曰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先斬刑於是諸

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

山王共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趙王張敖

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大王

陛下應劭曰陛下者外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

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今稱殿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

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

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

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師古曰言太王

是謂比類相擬無尊卑之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師

差別也地分音林問反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

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師古曰言賢德之虛言亡實之名

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

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師

曰辟讀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

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

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為撓倖也。

師古曰：倖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為幸而死謂之不幸。漢王曰：諸侯王幸以

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

綰等三百人。師古曰：綰，盧綰也。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孟康曰：稷

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劔反。

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詔

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

一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也。若今言百蠻也。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

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

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臣贊曰：茂陵書

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十五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

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

血食。師古曰：祭音尚，血腥故曰血食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

滅秦。如淳曰：閩音緡，應劭曰：音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

是也。虫音許尾反。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

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

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其歸者半之。師古曰：各已還其本土者

復六歲也。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

名數謂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還也。音扶。

目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民以飢

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

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

無爵級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師古曰：就

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加之也。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

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

身及戶勿事。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復音

反。目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師古曰：公諸侯子

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

吏者，亟與也。師古曰：亟，急也。爵或人為之，所尊禮。師古曰：尊，禮也。

人君也。師古曰：人君，天子也。於此，其曰秦民爵公大夫以上

令丞與元禮。禮者，長揖也。師古曰：元禮，大禮也。

者當也。師古曰：者當也，言高下相當也。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

曰：於何得也。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蘇林曰：行，行也。

小吏初嘗從軍者，多滿。師古曰：多滿，言其功多也。而功者，顧不得

人反也。言若背公立私，守尉教訓甚不盡。師古曰：守尉，守尉也。

謂縣也。長吏其令請吏善遇高爵，辨吾意。師古曰：辨，明也。

有下如吾詔，奇以重論之。師古曰：重論，重言也。帝置酒雒

陽，帝置酒雒陽，帝置酒雒陽。

陽南宮上曰如淳曰秦皇云上者尊位所通侯諸將應壽

日徹侯武帝曰通侯亦徹侯通者言其勇捷毋敢

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為列侯列者見序列也毋敢

隱服言稱朕為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

而不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仰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

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走對孟康

有信平度起陵都武侯起魏相高官者起則孟相蕭

軍臣陵臣起師占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孟相蕭

何太尉盧縮及張良陳平之屬陛下慢而侮人易也讀與

暇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

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如所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

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夫天下

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之外其不如子房貢國家撫百姓給餉繼不絕糧道昔不

如蕭何也古曰項羽與鎮守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

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然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

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

群臣說服讀曰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

實客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三

小者侯橫身曰大者謂其大率耶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

乘傳詣雒陽傳曰傳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中傳急者

來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驛傳者以車謂未至三十

聖曰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為成卒
 婁敬未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
 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
 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取指斥也
 其年師古曰即日也拜婁敬為奉春君張良曰奉春君也
 賜姓劉氏六月上使人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
 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為燕王荆王
 臣信等十人如淳曰荆亦楚也賈誼曰秦莊襄王名楚故
 秦之先故以稱荆也師古曰晉說是皆曰太尉長安侯盧
 縮功最多請立以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利幾反

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收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
 穎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蘇林曰都而利幾恐反
 後九月徙諸侯于關中治長
 樂宮

六年冬十月六日師古曰城張晏曰皇后公王所食曰
 陳平計乃為遊雲夢師古曰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
 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既安豪傑
 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師古曰國謂謀而實之
 身居軍九年或末習法令以其故犯法師古曰知法謂法令而犯之

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罪非之故帝意焉所古曰此諸非也言以未嘗法今之故不知避罪遂致犯刑帝原其本情故加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自賀上曰甚善陸

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中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也

張晏曰得形帶河阻山縣隔千里鄭氏曰縣音懸即古曰

勢之勝便也此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曰言

轉用焉州縣字乃更加心以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曰言

別之非當借肯他皆類此以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曰言

河山之險與諸侯相懸陽絕千里也所以能與諸侯者得

天下之利百二也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曰言

易故天下於秦縣隔千里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曰言

曰百二得百中之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

侯百萬人秦得百二蘇諡是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

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屋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商

下之勢易也建音塞蘇林曰瓴讀曰鈴夫齊東有琅邪即

師古曰如蘇音諡皆是建音居瓴反

星之鏡海州曰二縣近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隈

日齊山有平泉河水東北迤高唐高唐北有勃海之利地

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齊得

之二耳故怒王稱宋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鏡之

勢異也守楚曰齊高山河之險地方二十里是與天下縣

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但文用避諱言東西秦兵勢敵也蘇林曰

下二得百中之一也但文用避諱言東西秦兵勢敵也蘇林曰

萬乃當百萬也得灼曰秦言攻我蘇林曰是也師古曰蘇音

得釋得其意也秦得灼曰秦言攻我蘇林曰是也師古曰蘇音

外齊除主秦地而秦此東西秦也非說子弟莫可使王齊

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

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剖符也與其

音青認曰齊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曰古
 國以封將軍劉豐數有大功及擇寬惠脩繫者王齊荆地
 春正月丙午封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
 三縣立劉豐為荆王文復曰東陽郡今會稽也
 鄆郡今丹陽故鄆也後郡徙丹陽轉以為縣
 縣立第文信君文為楚王文穎曰薛郡今魯國也
 壬子以雲中代郡五十三縣立凡宜侯吉為代王
 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二縣立子肥為
 齊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上巳
 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

道上如有道故謂之復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

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

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曰言有功者而也以過矣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

柰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善也有計羣臣所共知最

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

急定功行封讀曰代雍酒羣臣皆喜曰雍齒日與吾屬

亡患矣上歸櫟陽立曰一說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

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了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

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請

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請

前漢書卷之六

曰為者也如卒持帝也古迎門卻行行也音立略及

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

是上心善家令言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

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

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

也前曰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師

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被首皮義天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

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

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

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秋九月匈

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師古曰縣名也斬

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立臣王黃師古曰姓曼立本

一列也語有緩共立故趙後趙利為王師古曰故趙也收信

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

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中墮指遂至平城為匈

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

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闕氏畏其奪已罷因請單

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

其一出相諱新論董譯以意測之事故秘不傳師古曰應氏

也使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

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卯立于如
意為代王春令郎中有罪而上請之應劭曰輕罪不至

曰後改如是言耐罪已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淳口

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位為長矣民產乎復勿事
二歲師古曰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

關前殿武庫大倉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
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在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上

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
宣擾之意匈匈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

因以就宮室師古曰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

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之上說自櫟陽徙
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師古曰還過趙
趙相貫高等心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欲宿心動問縣

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道十一月令上
卒從軍死者為樽度口樽音歸其縣縣給衣食

棺葬具其如淳曰樽音歸其縣縣給衣食

幸死死所為禮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曰初為
積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葬具耳不勞改讀音為貫也
布者令篇名若祠以少牢長吏視葬十二月行自東垣

師古曰春三月行如雒陽今更卒徒軍至平城及守城邑

者如淳曰守城也皆復終身勿事師古曰復爵非公乘

以上毋得冠劉氏冠竹皮冠也賞人毋得衣錦繡綺縠

紵罽也罽織毛若今毳及黼黻之類也持也紵織文縐也

乘也乘車也騎也騎單騎也賈音占音丑知反紵音作蜀音居

例反操也秋八月更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

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

上奉玉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危字

有為大上白壽師古曰進酒而獻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

也應劭曰江准之間謂小兒多詐使僧為亡賴師古曰晉詭足

孰與仲多師古曰就成也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十

一月徙齊楚六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

利田宅師古曰利謂便好十二月行如雒陽賞高等謀逆

發覺逮捕高等師古曰遠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

并捕趙王赦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張晏曰父母兄弟

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

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

趙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寅前有

非殊死以下皆赦之二月行自維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
等十八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
無能過之者故云不上說讀曰陰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
出其右也他皆類此

夏六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

朝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后

媼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媼為昭靈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為

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媼起前死小黃比後於小黃作

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崩也李奇曰高祖

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溫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

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六月漢儀注先媼已葬陳

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一字也

留小黃師古曰如晉二說皆得之也

后也諸家之說更有異端適為煩瑣

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曰二抽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

葬其北原起萬年赦櫟陽凶死罪以下賜餘界故特赦之

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心也皇朝于國都九月代相國陳豨

反師古曰東海人名豨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師古

音反于代地吾所急故利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

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

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為矣趙相馮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
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者守也上曰守尉反乎對曰
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

見四人子而古口見也上天嫚罵曰者漢河也豎子能為將
乎四人慙去地見也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

漢代楚言未編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
代地皆然言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以木簡為書

長尺二十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今
疾也魏武奉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插音胡歷反今
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

善又未樂殺有後乎師古曰樂毅戰得其孫叔封之樂鄉
號華成君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

如之乃多以金購豨將設營易也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

千餘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

太原入定代地師古曰道至馬邑不下攻殘之

卒罵者斬之請縣堅守不降又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月

淮陰侯韓信謀又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

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
之地益屬代師古曰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代之雲中以西

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

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二十三人皆曰子恒賢

知温良請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

二歲似遷都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師古曰意甚

於中都也師古曰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

今獻未有程師古曰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

民疾之師古曰物又多於郡故曰其國中以為令諸侯王通受常

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師古曰人歲六十二錢

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

人乎師古曰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待古之

以天之靈賢上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

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和

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之布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臣瓚曰周昌已為趙相

相國師古曰下諸侯王臣瓚曰相國師古曰下相國臣瓚曰

郡師古曰下諸侯王臣瓚曰相國師古曰下相國臣瓚曰

縣師古曰下諸侯王臣瓚曰相國師古曰下相國臣瓚曰

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城縣師古曰有郡城與西見有蕭何

廟彼土又有築水師古曰有郡城與西見有蕭何

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嗣師古曰有郡城與西見有蕭何

小子延為築陽侯師古曰有郡城與西見有蕭何

國兼得筑陽此明驗也師古曰有郡城與西見有蕭何

史記漢書皆作柳字明其音同也師古曰有郡城與西見有蕭何

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

縣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郡曰贊治然則沛郡亦有贊

音鄧郡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相淮賦以為證

此乃鄧郡之亂謬不可考師古曰有郡城與西見有蕭何

或師所居且斯例甚多不可具載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晉灼曰中執其有

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文穎曰有賢者即守身自往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瘡

病勿遣師古曰瘡瘵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

謂盡誅除之詔曰擇可以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

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

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今豐人徙關中者皆復

終身應劭曰太上皇思土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

是具處復音方日反五丹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

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

使與百粵雜處李奇曰欲以介其會天下

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曹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

以故不耗或作他並音他何文官者南海尉之名甚有文理中縣人

力令立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

它稽首稱臣六月令它卒徙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師古

方復青秋七月淮南王布父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

薛公有籌策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勢上善之封薛公千戶

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為王上乃

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應劭

材

昭曰中尉尉執金吾也 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布果如薛

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

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稽布國斬縣蘇林曰山音

教之歌酒酣也音胡曰擊築似琴而大頭安發以竹擊

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上乃起舞慷慨傷懷也悲謂顧念也 吾雖都關

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

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復

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也樂山音來各反 餘曰上

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入眾不能給乃去沛中

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也即古曰之往也皆上

留止張飲三日古曰張音竹亮反 沛父兄皆頓首曰沛

幸得復豐不得唯陛下幸也

師古曰在王也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又我為魏沛父兄

固請之迺復豐沛沛漢別將擊布軍泚水南北蘇林曰泚音兆

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師古曰番音蒲何也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

城韋昭曰代郡縣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曰香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香音香

往日日也猶今死後狀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

等言師古曰臣音長此王之名吳音之子也沛侯濞重厚

服度曰音音濞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

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應劭曰高祖有

聽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

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

曰度其時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然天下同姓一家汝

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

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魏安釐王師古曰

曰昭王之子也釐讀曰信漢書值諸及福禱字例多為釐齊愍王師古曰宣王之

子為淖齒所殺趙悼襄王師古曰孝皆絕仁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家二十家楚

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師古曰魏各五家師古曰亡也令視

其家復亡與它事師古曰復音方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

王盧縱使人之豨所陰謀師古曰豨音也使辟陽侯審食其迎

師古曰豨音也縮稱食其言縮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縮詔曰燕王縮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

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

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

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綰居於今能加爵亦一級

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香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為燕

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大類曰高

象即桂林南海長沙立吳為長沙王象即桂林南海屬

尉他他未降造虛奪以封為王後他降漢十一年更立作

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為唯得長沙桂林零陵耳三月詔

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

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師古曰輯其有功者上致之

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師古曰謂非列侯而重臣之親或

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天子嫁女於諸侯

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

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

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

主婚故其文曰翁主翁主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

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嘗與呂氏婚即若翁也揚雄方

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瓚王楙或云公者比於上

爵或云主者婦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

人尊稱皆失之故曰第也吏二千石徒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

者皆世世復神古曰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

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師古曰擅

戰反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

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

可治於是上慢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

三尺古曰

也下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而流俗此非天命乎

命乃

在天雖扁鵲何益

扁鵲無

桓侯師古曰疇說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

三后

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

問

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

下師古曰戇愚也古音

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小文然安劉氏者必

勃也

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人所知

勃也

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出之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

幸上疾愈自入謝入謝以為已身之幸也

幸上疾愈自入謝

入謝以為已身之幸也

崩于長樂宮

臣增曰帝年四十一即位

匈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

師古曰

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

師古曰族謂族也

發喪人或聞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

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

榮陽樊噲會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

連兵還鄉以攻關中

外及亡可蹻足待也

文類曰蹻也如淳曰蹻音

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

古曰曹詭是也

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

古曰曹詭是也

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

古曰曹詭是也

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

古曰曹詭是也

下五月丙寅葬長陵臣贊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已下

太上天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也皇太子羣臣皆反至

道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師古曰反送

也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

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

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平法也師古

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

如淳曰謂功臣表著使河州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

也師古曰以金為匱以石為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

遠矣師古曰若畫工規模物之摹車昭曰正負之器曰規

立制垂範也給足也不暇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

唐氏既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臣瓚曰堯初居於

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一冢之說皆非也許慎說

文解字云陶立兩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立陶立有

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應

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范氏其後也師古曰

為陶唐氏師古曰孫士句也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在

商為豕韋氏師古曰田豕韋國名在在周為唐杜氏師古曰

國名也殷末豕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

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士會即隰叔之玄孫也唐太原晉

陽縣也杜京師古曰言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師古曰言

諸夏之盟而范師古曰言晉文公世奔秦師古曰言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

子雍以秦師戰敗之于劉省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師古曰言後歸于

公與秦師戰敗之于劉省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師古曰言後歸于

晉甘處者為劉氏師古曰言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

而乃復劉累之既無官邑師古曰言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

文穎曰六國時秦代魏師古曰言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

也師古曰春秋之後周室甲微諸侯師古曰言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

謂之秦滅魏遷大梁師古曰言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

戰國秦滅魏遷大梁師古曰言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

時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頃高祖云

漢帝本系出自雪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

豐公晉灼曰涉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曰淺墳墓在豐師古曰言

焉師古曰鮮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

巫應劭曰先入所在之國也師古曰言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

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師古曰言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

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恊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

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師古曰言

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

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師古曰言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

高帝紀第一下

惠帝紀第二

班固

漢書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諱

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高祖太子也母曰呂

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太子十二年四

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賜

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嗣位為恩惠也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

二級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中郎不滿

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張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官官尚食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

比郎中應劭曰官官閣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

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尚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駟

比外郎應劭曰武士縛韓信是也駟駟也師古曰駟本廐之

駟者後又令為太子御駟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

級師古曰武士駟以上皆舊侍從天屬賜給喪事者二千石

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

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

自五百石以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石又言二百石老審

備其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上墮上也如淳

等也故以開斥言之鄭氏曰四一金四十斤金也賈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

二千石賜錢二萬出言四一金買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

諸賜不言黃金謂錢也食貨志黃一斤直錢萬師古曰二千

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咸

田租復十五稅一鄭良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

而稅一師古曰鄭說也是也復言房日反爵五大夫吏六

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

曰言皇帝者以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

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德豫樂位諸侯今特為京師承

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官人教帝書學有可表異者也

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知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

曹吏舍謂不入禁牢也謂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特為

知名者謂雖非五年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為

前漢書卷二

禮記

二十三

罪當刑及當為城旦春者皆耐為鬼薪白粲

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

其會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

血屬媿人不豫外倍但春作米皆四歲刑也者旦起行治城春

者婦人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

也李雙曰耳孫也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孫曰上造

第曰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

說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觀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

音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之子為來

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

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

而計其葉數則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

皆完之謂孟康曰不加肉刑兒鬻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

又曰吏所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

已為民也師古曰為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

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

給軍賦他無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

今言同籍及同財也今郡諸侯王立高廟師古曰諸郡及

無有所與與讀曰豫廟也今書本郡下或有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

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賜

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

尊公主為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既故

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嫡呂

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

平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

呂太后立敖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

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并

母因偃乃為太后也中師古曰家人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夏旱郃陽侯仲

言疾人之家薨師古曰高帝之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

十日罷鄭氏曰城一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夏五

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裔也

在吳郡東南濱海八師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

城長安秋七月都廢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師古曰佗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漢書無名字皇甫謐作帝

王世紀皆為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已下別制名為至

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手雖欲示博聞不知陷

於穿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師古曰弟者言能

第音徒計反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

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

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

陰丙子織室災師古曰織

五年冬十月雷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

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月已

丑相國參薨師古曰曹參也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級師古

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女子年十五以

上至三十不嫁五等年應曰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

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

夏六月舞陽侯噲薨師古曰噲也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滎也太尉灌嬰將春正月辛

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師古曰既也秋八月

戊寅帝崩于未央宮師古曰未央宮也九月辛丑葬

所養馬并其人使行苑馳若今武太尉灌嬰將春正月辛

安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輔黃國云云長陵十里

贊曰孝惠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

師古曰問叔孫通之諫則懼然也師古曰誅後道來也

失守紀子約曹相國之罪而心訟蘇何法也師古曰誅高帝制度

曰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師古曰謂殺趙王

疾不悲夫

史記第二

高后紀第三

班固

漢書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后呂氏

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諱故稱高也師古曰呂氏名雉字娥姁故

臣下諱雉也

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

三人

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

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

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

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

大赦天下迺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

王蘇林曰台音胞胎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臯妖言令

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二

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

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夏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師古曰

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

王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不疑為恒

山王如淳曰今常山也因弘為襄城侯朝為軹侯師古曰

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諸

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師古曰分萬民大安莫不受休

德師古曰休美也音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

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師古曰以功

後之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

定奏之丞相臣平言師古曰謹與絲侯臣勃師古曰曲周

侯臣尚師古曰穎陰侯臣嬰師古曰安國侯臣陵等議師古曰

曰王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應劭曰餐與食同諸侯四時

更名算錢如今長吏食奉自復賧錢即租奉也韋昭曰就

食曰餐酒有曰錢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止所食也四時得

間賜是為食錢食小食也師古曰餐食同一字耳音千安

奉者扶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

大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夷蠻曰師古曰

占曰荒道武都道山崩師古曰武都郡夏六月丙戌晦日有

蝕之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貨

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英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志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秋星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如

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詔曰凡有天

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呂使百姓百

姓欣然呂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

延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師古

委也音其議代之群臣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以安宗

廟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為皇帝增

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常山土子山為襄城侯二年

常山二薨即不疑也以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

辰立常山王義為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以為

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為襄城侯者言說是以為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華昭曰生以武為號不

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秋八月淮陽王彊薨

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

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應劭曰

祖陵年之故六月城長陵張晏曰起縣故築城也師古

增其令秋也諸官寺皆在中是即就陵為城非止謂邑居也匈奴寇狄

道攻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行五分錢

應劭曰所謂英銳者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

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之既以梁王呂產為相國

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夏五月辛未

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張晏曰高宣夫人高

皇帝兄姊也如淳曰皆追謚號謚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

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

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沙遣

隆慮侯寵將兵擊之應劭曰寵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

慮音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孟康曰官也知齊受

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關入請中官官者令丞皆賜爵

關內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

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關人給事夏江水漢水溢

於中者皆是也官者令丞官者署之令丞夏江水漢水溢

流萬餘家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

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

祿相國產顯兵秉政讀與專同自知背高皇帝約師古曰

而王非有功而侯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時齊悼惠王

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其謀廼使人告兄齊

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

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
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
呂氏變而共誅之師古曰變謂發動也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
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師古曰說也曰高
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五呂氏所立三五皆大
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
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藩姓也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
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師古曰尉音之缺反請梁
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
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

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

師古曰猶豫猶如磨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猶

在馬前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未有所以

祿信寄與俱出游過其姑呂類

張晏曰類音須類怒曰汝

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

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

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心人守也八月庚申平

陽侯空行御史大夫事

師古曰音竹出反見相國產計事郎

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

師古曰數責之曰王不早之

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

師古曰

日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

平陽侯空聞

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

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起成之

師古曰晉說是也疾廷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師古曰矯詐

也之命勃復令鄴寄典客劉揭說祿應也師古曰典客今大鴻曰

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

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而呂兵授太尉勃勃

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

肉袒也左右者偏脫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

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

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

亂殿門非內徘徊往來師古曰徘徊猶傍徨平陽侯也語

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師古曰誅也師古曰誅廷謂朱虛

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

曰非正門而在內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

從官亂莫敢鬪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如淳曰百

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師古

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師古

相慰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廷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

衛尉呂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還

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

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答殺呂類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

長皆斬之音扶問反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

故惠帝拱已拱而治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師古曰

小門音反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

益也殖也

高后紀第三

文帝紀第四

漢書四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 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孝文皇帝荀悅曰諡法慈惠愛人曰常應高祖中子也母曰薄

姬如淳曰姬音怡衆人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

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

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

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因摠請衆

妾為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

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

如云衆妾摠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瓚說謬也

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恒為代王都中都十七

年秋高后崩張晏曰代王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

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

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

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

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欲反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

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人服度曰喋音喋履之喋如淳音大

類反本字當作喋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

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

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

劉氏也卒師古曰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

所謂盤石之宗也如師古曰犬牙言地形也天下服其疆二矣

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約師古曰人人自安難動搖

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

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師古曰呼呼也音此士皆袒左為劉

氏畔請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

變師古曰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未虛東

牟之親外畏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

南王與六王之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

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

未定卜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占曰大橫庚

庚余為天王服虔曰庚庚橫兒也李奇曰庚庚

是五帝帝天下者則禮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

書也謂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

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

等具言所以迎立王春師古曰說所以昭還報曰信矣無

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

側是以法尊者居左御者居右其餘則曰騶乘騶者三也蓋取三

人為名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詣長

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

北三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群臣拜謁

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師古曰問容也猶今

傾當有所陳不欲於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

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

國朝宿之舍在東師者率名邸邸至閏月己酉入代邸

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服虔曰

御史大夫臣蒼張蒼曰宗正臣鄂劉鄂曰朱虛侯臣章東

牟侯臣興居與客臣蘇林曰劉揚音得拜言大王足下

子弘等皆非孝皇帝子師古曰不詳其有不當奉宗廟

臣謹請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姜頭侯母丘嫂頃王

后蘇林曰高帝兄伯妻姜頭侯母丘嫂頃王

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姜頭侯母丘嫂頃王

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姜頭侯母丘嫂頃王

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姜頭侯母丘嫂頃王

文選曰列侯更二十石議大正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

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

材不足以稱師古曰稱副也音同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

交高帝寡人弗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

鄉讓者再如淳曰讓舉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向君臣位

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

廟社稷計不敢忽師古曰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

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

寡人不敢辭遂即天位羣臣以次侍師古曰各使太僕

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

常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駕音侍中驂乘皇帝即

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

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案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

太尉御史大夫間音諸呂用事擅權師古曰問者猶言中

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

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

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工頭酒

若干石無酺立日以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

定數也酺立日於天下而合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

於天下而合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

於天下而合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

於天下而合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
 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
 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以
 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
 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
 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
 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
 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
 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
 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
也秦法一人

有罪并其家室今除此律師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師古

古曰帑請與奴同假借字也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

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愿志應劭曰愿音願今縱不能

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焉古碑字而曰豫

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謂天下何

曰猶言何以其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有司曰豫建太子

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

闔天下之義理多矣猶更難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

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陪顯也豈為不豫哉諸

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

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

必子傳古曰必將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而專於子非

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不取此為善也有司固請曰

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且安寧也治音始理而有

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用此道也所以能

相傳者以承嗣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

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

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

也師古曰設置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而更選於諸侯

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啓最長文類

帝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

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後者即封將軍薄昭為

侯師古曰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后曰立太子母實氏

為皇后詔曰勿帝和時節和時節物皆有以自樂而吾

百姓師古曰寡孤獨窮困之人或臨於死口服度曰臣臣而莫之首憂師古曰為民

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來貸師古曰後起也為民

其義師古曰有訓實音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

不飽師古曰知及今歲首不特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

又無帛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位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人聞

前漢書卷四

文帝

五

吏稟當受鬻膏或以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

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音又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師古

其備為有司請令縣道此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年八十已

上賜米八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

人二疋絮三斤師古曰絮綿也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闕視丞

若尉致師古曰致者送至也或尉自致之也不滿九十

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其部吏有德

督郵是也開惠曉事即為又無言都不稱者督師古曰

不如認意者二十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蘇林曰

石察視責罰之刑也師古曰刑為先

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

山同日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火曰六月令郡國無來獻

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師古曰自代

詔曰方大臣誅請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師古曰狐疑每

渡冰河且馳且渡故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

尊昌為衛將軍師古曰尊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

入宮皆至元卿師古曰元卿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

八人益邑各一百戶更師古曰更十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

十人食邑六百戶潁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

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

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

為靖郭侯

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侯駒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

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

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

侯多居長安邑遠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

亦無繇教訓其民讀與由同繇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

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十一月癸卯晦日

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直君以養治之人主不

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師古曰治音直吏反乃十一月

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

師古曰適讀曰謫責也音張華反見音胡電反災孰大焉

莫大於此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

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

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危之明師古曰三危音力端反其不德大

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旬

以啓告朕師古曰旬音羔旬亦乞也啓開也言以過失開

朕心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膏以匡朕之不逮師古

正也遠及也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師古

減也音所頌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蘇林

寢視不安兒也孟說此也憫音介然也非是以設備未息今

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其罷衛將軍軍

太僕見馬遺財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纒同纒少也太僕

餘皆以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戀也置者置傳春正月丁

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

藉者帝王與藉之常也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

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

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藉也

藉謂踏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

畝號文公諫斯則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曰黍稷

藉非假借明矣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曰黍稷

音咨樂民譏作縣官及貧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師古

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

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

王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僻樂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

彊讀曰疆關疆言開土疆也賈誼書曰疆侯朝於周周行

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入還之曰辟彊辟彊天子以

則其義兩論並通他皆類此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

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

興居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

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旗也

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旌旗也旌旗之木服虔曰旌旗之

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

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更以

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

師古口抵觸也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

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

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銅刻篆

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

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

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師古

絕致有天喪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

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

率列侯之國遠免丞相勃造就國十二月太尉穎陰侯灌

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

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其家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

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上幸甘泉如淳曰秦造云天

以為僥幸故曰幸見今長一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

食高第越由解帶之當民會者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幸故因

謂之幸也師古曰幸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

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姓

師古曰里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祖師古曰復留將太原十

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

榮陽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

紀武為陳武此姓將四將軍十萬眾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

軍榮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

誑誤吏民誑也音詐亦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

及巨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音扶曰復與王興居去

來者亦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八月虜濟北王興

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

所與師古曰復音方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石秋九月

齊悼惠王之子七人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

作顧成廟之應劭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

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賞誼曰因顧成之

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為朝若尚書之顧

也系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排回宣帝廟

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

或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讀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今應劭曰聽更造四

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

死雍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大夫入詣侯王子及吏二千石

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也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冬酉未央宮東闕業惡災如淳曰東

旁果惡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果惡獨災也師古曰果惡謂連闕曲闕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果惡然一曰屏

也累音浮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千東方

文穎曰字彗長三星其古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彗也彗星米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

死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一丈或二丈或三丈無常也大法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

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復服性吳之乃自殺有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

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注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族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

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

揖彙匈奴寇狄道

十一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

千戶二月出幸遼東帝後宮夫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

傳張晏曰傳信也其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繕帛分持其一出入關人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祭也師

古曰張說也古者或用祭或用繒帛祭詔曰道民之路者刻不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祭音格

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

也開闢歲一也登戎有飢也也

是從事為尚寡而吏未加務也也吾詔言數下

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也而功未與定矣亦吾詔不動而勸

民不明也且吾農民其苦而吏莫之省師古曰將何以勸

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亭部天下之六順也也

田為生之本也三之也農成之師也廉過民之表也朕甚嘉

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婦

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

老孝者帛八五匹悌者布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

石者三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

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令

之率其意以道民焉師古曰道

十三年春一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養盛皇

后親祭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今立耕夏除祕祝也

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塵身從事也

勤也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李奇曰本

也言農與賈俱出租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

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師古曰功臣表云

尉中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典此正合然則中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中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印後何從而知之乎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

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

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臣勒兵中教令謂古曰申賜吏卒

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却也哀痛

祝誓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

藥布皆為將軍擊匈奴以走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

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平定日彌長以不敏不明師古敏

捷材識而久撫臨天下朕甚日媿師古曰媿其膏澤諸祀

場珪幣師古曰場祭神之昔先王遠施報

不祈其福在賢在戚亦師古曰以賢為至明之極

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師古曰釐也實謹傳受釐坐宣室

皆歸福於朕躬師古曰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

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師古曰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師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紀上乃下詔議郊祀公

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文顯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

廟即下陽也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

天下脩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九月詔

諸侯三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

諸侯三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

以言師古曰傳讀曰數數語在龜錯傳師古曰錯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韋昭曰在渭城師古

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

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不應劾曰新垣平刻曰人主延壽令

天下大醜明年改元

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為吉冬十月新垣平

詐覺謀反師古曰詐事發覺也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

張氏薨張晏曰位當於崩氏語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師古

猶類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

音著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音乃

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

以故此將百官之奉養成費無用之事或多與其民食

之寡之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不加益師古曰度謂量

以四量地其於古猶有節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

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

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音來高反靡音摩六畜之食

焉者衆與細大之義焉和能得其中師古曰中其與丞相

列侯吏二千石博立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

有所隱

二年夏行幸雍城陽宮蘇林曰無音城張晏曰秦昭王

所作也音灼曰黃圖在扶風

月代王參處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

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師古曰四荒言其荒

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狐竹封圻之內勤勞不處圻亦幾

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問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

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師古曰諭曉也夫久結難連與中

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

為之惻怛不安師古曰惻猶也但音丁昌反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

使者冠蓋相望結徹於道師古曰徹如結也以諭朕志於單

于師古曰單于匈奴天今單于反古之道師古曰計社

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師古曰偕

往也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善意也和親以

定始下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

廢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二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二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

免為重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

至徐屬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諸將下

擢百官表景帝初改循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

中大夫是郎中令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應劭曰山陰名也在

屬官拱比一石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

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在

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

不在渭北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

次棘門蓋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以備胡夏四月

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蝻也食苗為災今俗令諸侯無人貢

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減諸服御預郎吏負發倉庾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二即

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師古

生者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矣可甚哀師古曰當今之

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

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哭

下云服臨當臨以惟寒暑之數師古曰惟哀人父子傷長

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師古曰重

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

師古曰眇眇也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

寧師古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靡有兵革師古曰

朕既不教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

過也羞謂泰辱

也行首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

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矣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奉天

日其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

如晉之說非也與請曰殿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者豈朕見

廟為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此師古曰今謂無禁

取婦嫁文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

日踐剪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跳也晉灼曰經帶無過

漢語作跳跳徒跳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三寸無布車及兵器

也無發民哭臨官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

香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曰為下

高紀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虔曰

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

漢書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

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

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

諉說承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

皆以類也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

所改川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歸夫人以下至少

使應劭曰夫人已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令中尉亞夫為車

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郎中令張武為

復立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寢處事也師古曰穿壙出上下

也音共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吏卒萬五千人臧郭穿

復土屬將軍武張武也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

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

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民師古曰施廢音式爾嘗欲作露臺召匠

計之直百金師古曰中謂吾

奉先帝宮室常恐廢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

高顯猶有文帝身衣心第如淳曰代官也費詎曰身衣也

所敬作臺之處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

墳而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

與列女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今邊備守不發師古曰深入恐

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表益等諫說雖切

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曰假音併假借張武等受賂金錢覺

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

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

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烏呼仁哉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

百幾近也音巨衣反

文帝紀第四

景帝紀第五

班固

漢書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法布義行剛曰景文帝太子也母曰

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

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

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

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

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堂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

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

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入

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

志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

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誅諫去肉刑賞賜長

老叔恤孤獨以遂群生師古曰遂也減耆欲不受獻不私其

利也師古曰罪人不怒蘇林曰刑不及妻子不誅亡罪

除官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

辨智速疾也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古

曰上世謂古也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師古曰侔也音牟靡不獲

稱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為

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師古曰昭明也以明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然后

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

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師古曰陛

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

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

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

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

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

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

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九廟祭宗廟

為待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

郡國之廟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

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陁無所農桑

畜師古曰磽謂磽确瘠薄也陁謂編隘也穀謂食養或地

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徒如淳曰莊周云藜藿食曰

其議民欲徒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遣御史大夫青翟奉代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

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五月令田半

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

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

貴賣者論決大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

故令更議改之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

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

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它物若買故賤

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他物吏遷徒免

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

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師古曰此說非也謂

士伍者言從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界其

所受臧師古曰界與也所受之臧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傳

師古曰孛法二十三今北二十更春三月立皇子德為河

間王闕為臨江王師古曰闕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

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崩

太后也帝母薄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列侯

音明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

景三年康侯相夫嗣推其封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

大逆無道此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師古曰

其父坐死也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子女當坐者復故爵

說讀曰悅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論恢說及妻子如

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

王逐濟南王辟光師古曰辟音璧又音關其義兩通菑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師古曰大將軍審舉

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晉灼曰錯音錯置

朝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

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逐濟南王辟光

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夏六月詔曰廼者吳王濞

等為逆起兵相脅誑誤吏民吏民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

之非本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捕逃亡軍者皆赦

之楚元王子執等與濞等為逆師古曰朕不忍加法除其

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禮元王

也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

反備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非常

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闕薨十月戊戌晦日

有蝕之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徙陽陵賜錢

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為

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

膠東王徹為皇太子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苛

周昌孫子為列侯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

誅策應劭曰皇帝延諸侯曰賓正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

年已首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誅者述累德行之文音力水反

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如淳曰凡

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故以

此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

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故事之尊者本名

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

六年更名為典客為大行人為大行令武帝初元年更名大

前漢紀五

景帝

四

光祿大夫弔禋祠賜應劭曰衣服曰禋音遂賜音芳鳳反視

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

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師

曰輓謂引車也畢事匈奴入燕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此

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

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

之也磔音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請中

尉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

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師古曰更

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文穎曰楚相張

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皆為列侯甲戌晦日

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春正月

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薨亡凡

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贊曰王祿云景帝

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也師古曰

孟說是不言崩瓚說為死不書夏旱禁酤酒師古曰酤謂賣

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立皇子乘為清河

王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贊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

德陽為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

出關服虔曰縮衛縮也夏蝗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

者許之也蘇林曰官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官刑也大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

如說是十月戊午日有蝕之腐音輔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

八月己酉未央宮災關梁更名諸侯丞相為相師古曰亦

於漢明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

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亂周

師古曰比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

音類寐反師古曰職常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

失其常理也師古曰職常也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當讞之師古曰厭服

獄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日改諸官名定鑄錢偽

黃金棄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特

權窮則起為盜賊厥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偽金

故其語曰金可作也其意犯者希云此定春三月雨雪師古曰雨夏四月梁王

薨分梁為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月詔曰夫吏者

民之師也車加衣服稱也音尺孕反吏六百石以上

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亡度者或不更服出入閭里與

民亡其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

十石雙朱其次乃備其左轂以筆為之或用筆如淳曰轡

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曰轂許慎李登說轡車之轂也左

氏傳云以轡轂盈即是有轂蔽之車也言千石至六百

石宋左輔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

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北

扶風其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北

之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為設

禁又為酷吏塞憲失中迺詔有司減答法定蓋今語在刑

法志師古曰蓋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

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

以即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足師古曰武泉

名為苑故謂牧馬苑為苑吏卒戰死者三千人秋七月辛

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徒

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

不為失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三

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如淳

有師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五

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春

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師古曰春

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食讀曰夏四

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應

曰纂今五采繡紵是也組者今綾粉條是也臣贊曰許慎

音子內反條音它年反
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

桑以奉宗廟祭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

師古曰省音所欲天下務農蠶桑有畜積以備災害師古

讀曰彊毋攘弱衆母暴寡也音人羊反老者首以壽終幼孤

得遂長師古曰遂成也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

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吏

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奇曰年食萬根蠹也

師古曰漁言若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

法因法作奸也文類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不知情反佐其

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其

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師古曰耗不明也諸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

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

其不富患其亡狀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并十以上

廼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筭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

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符官故廉士筭

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

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貧夫長利師古曰長利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

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師古曰幣者所以間歲或

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

可得衣食物師古曰更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

為盜章昭曰發民用其民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皇太子冠

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贊曰帝年

即位十六年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四師古曰吏二千

石黃金二斤吏民官人歸其家復終身師古曰

二月癸酉葬陽在長安東方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語載孔子之

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取信哉周秦之敝罔

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

于孝文加以恭儉恭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

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羨矣

景帝紀第五